

(←上接B1版)

林洙还说，如果叔叔能在两年之内解决问题，那么他们还有复婚的可能。叔叔说：“她不许孩子来找我，三年困难时期，小老虎吃不饱，我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片上，孩子放学就偷偷上我的宿舍拿馒头片吃，如果让她知道了，孩子就会挨打……”

叔叔说他把偷偷跑来看他的孩子带出去吃饭，林洙就说他要把孩子带坏。妈妈问怎么会这样，叔叔说，因为他让儿子喝了啤酒。妈妈说，不该让孩子喝酒。爸爸在这样的时候，总是不说话的。

现在想来，我叔叔真是挺难的，自己孩子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老师，大家都在一个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而想见自己的儿女，却见不到。我现在还保存着叔叔当年给我和弟弟照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对着叔叔笑得那么开心，叔叔在想什么呢？他的一儿一女和我们差不多大。

几个月后，文革开始，我们亲眼看到父母受苦、受辱。那时，我们家族中的大人，除了在国内的，几乎无人能够幸免于难。据说，叔叔的境遇算是好的。逍遥派。除了摄影和建筑之外，他还喜欢打网球和游泳。我小舅舅的儿子他们去清华游泳池游泳，常常看到我的叔叔，而且他们都知道叔叔游得很好。

谁也没有想到象他这样一个成天满不在乎的“乐天派”会自杀，会在1968年12月13日投水自杀，死在结了冰的清华游泳池里！据说当时迟群他们带着工宣队进高校“清队”，每个老师都要叫去交代，“要写出来。人人都得这样做”。我叔叔被他们找去谈了一次话，就自杀了。

1969年初，清华通知爸爸说叔叔“畏罪自杀”。爸爸整晚默默地坐着，看着窗外，冬天的夜很黑，外面风很大，爸爸只说了一句：“他真是不负责任！”我后来才明白，爸爸这句话是为叔叔的两个孩子说的。那时候，我已经快要下乡了，小老虎哥哥也差不多？

1974年，从春天到秋天，我一直在北京，小舅舅那时动了直肠癌手术，舅妈和表哥轮着去积水潭医院照顾舅舅，爸爸收到舅妈的信，当晚就带我赶到火车站，给我买了张从福州经过上海去北京的火车票，让我去帮忙。

有一天，我在天津大学建筑系教书的大表姐到北大燕东园舅舅家找我，说她从清华来，在那儿看到了小妹，她希望我也能去看看叔叔的女儿。燕东园到清华西南院儿并不远，我却是犹豫再三才一路找过去的。人们给我的似乎都是冷眼，因为我要找的人是林洙。梁思成去世后，林洙和她的母亲、女儿住在西南院那所著名的平房里。但不是全部，一半房子被收回了，这是林洙亲口告诉我的。

我叔叔的女儿和我差不多高，我想这是我家的遗传，我的身高是1米70，姐姐比我还要高一点。我还是按照从前叔叔的叫法叫她小妹。她当时在北京的工厂工作，有一只手风琴，我们在一起玩了一会儿琴，她把相册拿给我看，我在那儿看到了小老虎哥哥，我记得他当时插队在大寨，照片上有大名鼎鼎的陈永贵，我的这位哥哥象是坐在地上的，黑瘦、漂亮，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象极了。他那时还在大寨，小妹说他不怎么说话。

几年后，我哥哥和弟弟都去看过小妹，她也管他们叫哥哥。但他们都没有在那儿见过小老虎。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小舅舅就到上海来了，我们家那时极为拥挤，我晚上就在爸爸妈妈房里打地

铺，我的小屋就让小舅舅住。不久，“逃难”到苏州亲戚家的沈公公也到上海来看爸爸，我家小小的两间房当时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巴金、王辛笛、许杰先生都来看过沈公公，小舅舅还给许杰先生画像，记得也给沈公公画了一张铅笔画像。舅舅一直住到十月“四人帮”垮台之后。

沈公公来的时候应该是夏天，因为有一天他让我陪他去武康路巴金先生的寓所，两位老人谈天的时候，巴老伯请我吃当时四毛钱一块的冰砖，对角切的一半儿，放在一个玻璃小碟子里。那一天，巴老伯还送了我几本俄国小说。《别尔金小说集》、《父与子》、《当代英雄》，我珍藏至今。当时他和沈公公坐在楼下走廊里聊天，完全不象是历尽劫难的文人在一起诉苦，而是彼此间莫逆于心的亲切。

我回家和爸爸谈起我的感受，爸爸说：“君子不忧不惧。”我第一次知道这话是孔子说的，说得真好！我喜欢。后来我写过一篇回忆沈公公的文章，就以这句话作为题目。

一天，不知是怎么开的头，沈公公和小舅舅谈到了林徽因。小舅舅是个艺术家，对林徽因一直非常崇拜，谈到当年在清华园参与国徽设计，小舅舅对林徽因的鉴赏力与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国徽上的“小天安门”是高庄的创意，据说林徽因先生一看到这一稿就把自己原先的“大天安门”方案否定了，说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天安门更显得宏伟壮观，并极力向周恩来推荐高庄的创意。

小舅舅曾被徐悲鸿称作中国人像画家第一人，他给林徽因画的油画像原来一直挂在梁家的客厅里，据说林洙和梁思成结婚以后取下了那张画像，梁思成的女儿因而给了林洙一个耳光，并拂袖而去。此事从清华一直传到北大。

沈公公说，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他和林巧稚都买，梁思成却没有登记，林巧稚就调侃说：“现在梁公的钱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公公说：“林洙就是爱钱。”这样的批评应该是沈公公说得很重的话了。因为他亲口告诉我范曾怎么说他“爱钱”，文革时历史博物馆批斗他时怎么做一个大大的“孔方兄”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这样的污蔑是很生气的。

林洙是抗战时爸爸在昆明天祥中学教过的学生。抗战结束，战时为盟军当翻译的叔叔从缅甸回来，爸爸把他介绍给林洙一家，当时叔叔和他们一起搭车回上海，爸爸要叔叔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的父亲也是学建筑的，非常赏识叔叔，后来就把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林洙嫁给了叔叔。

叔叔去清华工作时，林洙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是进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当了系秘书。我最近看林洙写的书，说是反右以后因为程应铨的牵累她从系秘书的职位上下来，进了资料室，这当然是事实，但却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

1980年，爸爸去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叔叔的朋友，当时清华建筑系的负责人吴良镛先生，带着叔叔的两个孩子去看了爸爸。在吴良镛先生看来，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叔叔的血脉，是我们程家人。

我不太明白爸爸为什么不再和他们联系，但我知道，见到我的两个堂房兄妹后，爸爸很难过。他想些什



青年时代的程应铨

么我们无从知道，也不好问。只知道当时他们都没有上大学，而我和弟弟都已考上了华东师大。爸爸后来在病中多次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同年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最高兴的事情。

有一回，哥哥回来说，小老虎在北京某国家机关开车。他和小老虎碰巧坐上了同一列火车，两个人彼此对视了几眼就知道对方是兄弟，尽管那之前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哥哥1963年去北京上大学时，已经看不到叔叔的儿子了。哥哥说，那种由于血缘而产生的感应实在很奇特。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象是学生物的人说的话。在我看来，他们一下子就能辨识对方，是因为叔叔和爸爸长得实在是象。

1999年春天，叔叔中学时代的同学、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突然寄了一张剪报给我。当时妈妈去美国还没有回来。我记得那是清华的校刊，校刊上有一位当年负责南京秦淮河景区规划的清华老校友写的纪念叔叔的文章。

大意是说：五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念的不是城市规划专业，只是旁听了叔叔当时讲授的这门课程。后来他到山西工作。八十年代秦淮河工程在全国征求规划负责人的时候，他竟然入选了。清华校庆的时候，他徘徊在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想到年轻时因为对叔叔的课感兴趣而常常去叔叔家聊天的情景。他说叔叔当时身体不好，不太出门，喜欢的就是书和经常趴在膝头的儿子小虎。他说他只知道叔叔后来划了右派，并在文革中含冤死去。

在文章的结尾他说，程先生的儿子小虎应该已经很大了，他一定继承父业，生活得很好吧！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心里很痛。如果没有反右，小老虎哥哥会在自己父亲的书房里长大；如果没有文革，他也应该在他母亲的后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养育下长大。但已经发生的一切是不能如果的……

(下接第B3版→)